

奥地利学派译丛

姚中秋 张旭昆 主编



# 奥地利学派： 市场秩序与 企业家创造性

**The Austrian School: Market Order  
and Entrepreneurial Creativity**

[西]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 著  
朱海就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奥地利学派译丛

# 奥地利学派：市场 秩序与企业家创造性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奥地利学派：市场秩序与企业家创造性 / (西) 德索托著；朱海就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9

书名原文：The Austrian School：Market Order and Entrepreneurial Creativity

ISBN 978 - 7 - 308 - 07964 - 8

I. ①奥… II. ①德… ②朱… III. ①奥地利学派 - 简介 IV. ①F091.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8123 号

## 奥地利学派：市场秩序与企业家创造性

[西] 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 著 朱海就 译

---

责任编辑 楼伟珊

装帧设计 华鲁印联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96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33 千字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8 - 07964 - 8

定 价 30.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The Austrian School: Market Order and Entrepreneurial Creativity*

By Jesús Huerta de Soto

Copyright © 2008 by Jesús Huerta de Sot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1 - 2010 - 107

# 目 录

- 导 言 / 1
- 第一章 奥地利学派的基本原则 / 3
- 第二章 知识与企业家才能 / 19
- 第三章 卡尔·门格尔与奥地利学派的先驱 / 32
- 第四章 庞巴维克与资本理论 / 52
- 第五章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与动态市场思想 / 71
- 第六章 F. A. 哈耶克与市场自发秩序 / 86
- 第七章 奥地利学派的复兴 / 106
- 参考文献 / 127
- 索 引 / 143

# 导 言

在本书中，我们将详细说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本思想，以及它与经济学中迄今占据支配地位的范式的最显著区别。另外，我们将分析奥地利学派从其起源以来的发展，并且强调奥地利学派的贡献以何种方式预见性地丰富了经济学未来的发展。

考虑到大多数人并不熟悉奥地利学派的核心思想，在第一章中，我们将解释奥地利学派的动态市场概念的基本原则，并且也将指出奥地利学派的方法和新古典范式的主要区别，后者尽管存在缺陷，但是仍在大多数大学中传授。第二章将考察企业家驱动的、朝向协调的趋势的本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坚持认为这一趋势不仅解释了市场自发秩序的出现，而且也解释了构成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趋势法则的存在。第三章将介绍我们对奥地利学派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我们从这个学派的正式创立者卡尔·门格尔开始，而他的思想根基可以追溯到“西班牙黄金年代”（Spanish Golden Age，约 1492—约 1659）萨拉曼卡（Salamanca）学派的著名理论家。整个第四章都将是对庞巴维克这个人物及其资本理论的考察，其资本理论研究是欧美大学所传授的经济理论最急需的要件之一。第五章和第六章将分别讨论 20 世纪两位最著名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 F. A. 哈耶克的贡献。对于理解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如何发展的，以及它在什么方面已经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来说，了解这些贡献是至关重要的。最后，第七章将考察奥地

## 2 奥地利学派：市场秩序与企业家创造性

利学派的复兴，这次复兴源于流行范式出现的危机，主要是由欧美一些大学的一大批年轻研究人员所推动。在本书结尾，我们将考察现代奥地利学派的研究范式以及它对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可能贡献。我们将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遇到的最常见的批评作出回应，这些批评大多是源于缺乏认识或理解。

我们应该强调，对奥地利学派的全部特征作出一个完整而详细的描述是不可能的。相反，我们的目的仅在于对它的主要贡献提供一个清晰的、启示性的概览。因此，这个研究应该被视为是对任何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感兴趣的人的一个简单入门介绍。如果想对其中某些方面深入了解，可以参阅书后挑选出来的参考文献。为了使行文简洁，我们将省略无数本可用来细化内容的引文。我们的主要目标是用一种有吸引力的方式，把奥地利范式展现给广泛的潜在读者。他们可能对它并不熟悉，但通过阅读本书，便可以准备好更为深入地探索这种对他们而言新颖而富有吸引力的方法。

# 第一章 奥地利学派的基本原则

欧洲各大学经济系提供的学习课程的一个主要缺陷是，它们迄今为止不能给学生提供有关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基本理论的一个全貌。在本章中，我们将弥补这一明显的缺失，对奥地利学派与众不同的基本特征进行概述，因而也将展示奥地利学派思想的历史演进，对此我们将在接下去的章节中详细考虑。为了这一目的，在表 1.1 中，我们将详细罗列奥地利学派与在欧洲各大学中普遍传授的主流新古典范式之间的区别。这样，我们立刻就可以明白这两大范式之间在哪些方面存在冲突，这也是我们将要详细探讨的。

表 1.1 奥地利学派与新古典范式之间的根本区别

比较的内容	奥地利学派	新古典范式
1. 经济学概念（基本原则）	理解为动态过程的人的行为理论（人类行为学）	<b>决策理论</b> ：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狭窄的“理性”概念）
2. 方法论观	<b>主观主义</b>	模式化的 <b>方法论个人主义</b> （客观主义）
3. 社会过程的主角	<b>创造性的企业家</b>	经济人
4. 行为者犯先验错误的可能性，企业家利润的特征	行为者犯纯企业家错误是可以想像的，假如他们当初在确定利润机会时表现出更大的企业家警觉，这些错误他们本可以避免	这种悔不当初的错误并不存在，因为根据成本和收益，所有的过去的决策都被合理化了；企业家利润被视为生产要素的租金

#### 4 奥地利学派：市场秩序与企业家创造性

续表

比较的内容	奥地利学派	新古典范式
5. 信息的概念	知识和信息是 <b>主观的和分散的</b> ，它们在不断地 <b>改变</b> （企业家创造性）；（客观的）科学知识和（主观的）实践知识之间有截然不同的区分	假定关于目的和手段的信息是完全的、客观的和 <b>持久的</b> （使用确定的或概率的术语）；实践的（企业家的）知识与科学知识不加区分
6. 参照点	趋向协调的一般过程；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不作区分；每个经济问题都与其他问题联系在一起研究	（一般的或局部的） <b>均衡模型</b> ；区分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
7. 竞争的概念	企业家争胜的过程	“完全竞争”的状态或模型
8. 成本的概念	<b>主观的</b> （取决于企业家警觉以及作为其结果的新的替代性目标的发现）	客观的和持久的（因此第三方可以知道并测度它）
9. 形式主义	（抽象的和形式的） <b>文字的逻辑</b> ，其中引入主观时间与人的创造性	<b>数学的形式主义</b> （这是用于分析非时间的和持续性现象中独有的符号语言）
10. 与经验世界的关系	<b>先验—演绎推理</b> ：理论（科学）和历史（艺术）之间截然区分，同时又相互协作；历史不能证明理论	假设的 <b>经验验证</b> （至少在修辞学上）
11. 具体预测的可能性	不可能，因为未来的事件取决于尚未被创造出来的企业家知识；只有对干预产生的非协调结果进行定性的、理论的模式 <b>预测</b> 才是可能的	预测是其有意识追求的目标
12. 作出预测的人	企业家	经济分析师（社会工程师）
13. 范式目前所处的状态	过去25年中显著 <b>复兴</b> （特别是在凯恩斯主义危机之后）	<b>危机</b> 状态和快速的变化
14. 投身其中的人的数量	<b>少数人</b> ，尽管一直在增加	<b>大多数人</b> ，尽管已有分崩瓦解的信号
15. 投身其中的人的类型	跨学科的理论家和哲学家；极端自由主义者	经济干预领域的专家（ <b>零星社会工程</b> ）；信奉自由的程度差别很大

续表

比较的内容	奥地利学派	新古典范式
16. 最新的发展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对制度强制（计划经济与干预主义）的批判分析</li> <li>• 自由银行和经济周期理论</li> <li>• （司法、道德）制度的演进理论</li> <li>• 企业家才能理论</li> <li>• “社会正义”的批判性分析</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公共选择理论</li> <li>• 家庭的经济分析</li> <li>• 法的经济分析</li> <li>•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li> <li>• 信息经济学</li> <li>• 新凯恩斯主义</li> </ul>
17. 不同学者的相对地位	罗斯巴德，米塞斯，哈耶克，科兹纳	科斯，弗里德曼，贝克尔，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

## 奥地利学派的行为理论 vs. 新古典的决策理论

奥地利学派理论家认为经济科学是一门行为的科学，而不是决策的科学，这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最显著的区别之一。实际上，人的行为（human action）的概念涵盖，并且在涉及的范围上远远超出个体决策的概念。对于奥地利学派来说，行为这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不仅包括在“给定”关于目的和手段的知识的条件下的假想的决策过程，而且还包括“对目的—手段框架的感知，在此框架下，（新古典唯一关注的）分配和经济得以发生”（Kirzner, 1973: 33）。另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关心的不是说做出一个决策的事实，而是说决策是嵌入在人的行为中的，人的行为的过程（可能完成或可能没完成）是包括一系列的互动和协调行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正是这些。因此，对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学根本不是一套关于选择或决策的理论，相反，它是处理社会互动过程的理论集合，这些互动过程的协调程度高低不一，取决于行为者在发挥其企业家才能的过程中表现出的警觉（alertness）。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尤其批评狭隘的经济概念，这个概念源于罗宾斯和他对这门学科所做的著名定义：“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

做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来研究的科学。”(Robbins, 1932: 16) 罗宾斯的概念隐含地预设了给定的有关目的和手段的知识，把经济问题简化为假定约束条件已知情况下的纯粹的分配、最大化或最优的技术问题。换句话说，罗宾斯的经济学概念反映了新古典范式的本质，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完全不同。实际上，罗宾斯把人看做是机器人，他只能消极地对事件作出反应。与这种观点相反，米塞斯、科兹纳和奥地利学派的其他学者坚持认为，人不只是将给定的手段分配给给定的目的，而是一直寻求新的目的和手段，同时从过去中学习，并且使用他的想像去发现和（通过行动）创造未来。因此，对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学构成了一门更加广泛、更为一般化的人的行为（而不是关于人的决策或选择）理论的一部分。根据哈耶克的说法，假如这门一般化的人类行为科学“需要一个名字，那么现在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定义并大量使用的‘人类行为 (praxeological) 的科学’这个词似乎是最恰当不过的”(Hayek, 1952a: 209)。

### 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 vs. 新古典的客观主义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另一个要点是主观主义。对于奥地利学派来说，主观主义的概念是根本性的，并且它构成了以真实的、鲜活的、被看做是创造性的行为者和所有社会过程主角的人为基础构建经济科学的一个尝试。因此，米塞斯说：

经济学无关于有形的物质的东西；它是研究人、人的意识和行为。货物、商品、与财富以及有关行为的其他所有概念都非自然的要素；它们是人的意识和行为的要素。想研究它们的人，不应该向外在世界去观察；他必须在行为人的意识中去探

索它们。(Mises, 1996: 92) <sup>[1]</sup>

因此，我们清楚地看到奥地利学派理论家与新古典理论家大不相同，他们认为构成经济约束的不是外部世界的客观现象或物质因素（如储油量），而是人的企业家知识（如发现一种能够使内燃机效率翻一倍的化油器，其产生的经济影响将与使储油量翻一倍产生的影响一样），因此，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并不认为生产是外部的自然物理事件，相反是一种心智的精神现象（Mises, 1996: 141）。

## 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 vs. 新古典的经济人

我们将在第二章着重阐述的企业家才能是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背后的驱动力，然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它却明显地缺失了。实际上，企业家才能是总处于非均衡状态的真实世界的独特现象，而它在新古典理论家关注的均衡模型中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另外，新古典理论家视企业家才能为普通的生产要素，视其可以根据预期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分配。他们没有认识到，当他们如此分析企业家时，他们的思维中就包含了不可解决的逻辑矛盾：要求企业家资源基于预期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分配，这意味着他们相信某些信息（未来成本和未来收益的可能价值）在被企业家才能本身创造出来之前，就可以被人们获得。换句话说，企业家的主要任务，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创造和发现迄今尚不存在的新信息，在这一创造过程完成之前，信息是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被人所知的。因此以预期的成本和收益为基础，预先就做出任何新古典的分配决策超出了人力所及的范围。

另外，今天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几乎一致认为，企业家利润

---

[1] 中译文引自：米塞斯，《人的行为》，夏道平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第152页。——译者注

源于简单的风险承担是个谬误。相反，风险只代表生产过程的另外一种成本，与纯企业家利润完全无关。只有当企业家发现他们以前没有意识到的利润机会，并且为利用这种机会而行动时，纯企业家利润才会出现 (Mises, 1996: 809 - 811)。

### 纯企业家错误的可能性（奥地利学派经济学）vs. 所有决策的事后理性（新古典经济学）

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错误”这个概念所起的作用非常不同，这一点往往被忽视。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看来，当市场中的利润机会没有被企业家发现时，会犯纯企业家错误，而当这种类型的错误被发现并被消除时，“纯企业家利润”才出现。相反，在新古典学者看来，事后会后悔的真正的企业家错误是绝不存在的。这是因为，在数学最大化约束框架下，根据假想的成本—收益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将所有过去的决策都“理性化”了。因此，在新古典的世界中，纯企业家利润显然是没有意义的，而当这种利润被提到时，它被简单视为是对普通生产要素的支付，或是源于承担风险的收入。

### 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信息 vs. 新古典的客观信息

企业家不断创造新信息，这种信息本质上是主观的、实践的、分散的和难以言说的 (Huerta de Soto, 1992: 52 - 67, 104 - 110)。因此，信息的主观感知是奥地利学派方法论的基本因素，而这一点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恰恰是不存在的，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家无一例外地把信息视为是客观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没有认识到，当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使用“信息”这个词时，他们所指的是截然不同的事实。实际上，新古典经济学视信息为客观的实体，它就如同商品一样，作为最大化决策的结果，可以在市场中

买卖。这一可以在各种媒体中储存的“信息”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论述的信息毫无关系，后者是实践的、有生气的，是行为者在具体的行为背景中主观地加以解释、认识 and 使用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批评斯蒂格利茨和其他新古典信息理论家没有把信息理论与企业家才能结合起来，后者总是知识的源泉和主角。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成功。另外，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视角看，斯蒂格利茨并没有把握信息从根本上说总是主观的，并且他认为的“不完善”的市场并不会产生那么多的（新古典意义上的）“低效”，因为“不完善”会产生潜在的企业家利润机会，企业家在企业家协调过程中发现和抓住这些机会，从而不断驱动市场的运行（Thomsen, 1992）。

## 企业家协调过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vs. 一般的和/或局部的均衡模型（新古典经济学）

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均衡模型中，他们往往忽视协调的力量，这种力量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认为源于企业家才能。实际上，企业家才能不仅促进了信息的创造和传播，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促进了对于社会中的失调行为的协调。正如我们将在第二章中看到的，所有的社会失调都物化为利润机会，这种利润机会在被企业家发现之前是一直潜在的。一旦企业家认识到机会，并且采取行动利用这种机会，那么机会将消失，并触发自发的协调过程。这个过程解释了朝向均衡的趋势，而这种趋势体现在每一个真实的市场经济中。另外，正是企业家才能的协调特征，也只有这个特征使经济理论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作为解释社会过程的协调规律的理论集合而被理解。

这一思路解释了为什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对动态竞争（争胜的过程）概念的研究感兴趣，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却只关注具有比较静态特征的均衡模型（“完全”竞争、垄断、“非完全”或垄断竞

争)。因此，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看来，以均衡模型为基础构建经济科学是荒谬的，因为均衡模型的预设前提是用以确定相应的供求函数所需的所有至关重要的信息都是给定的。相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宁愿研究趋向均衡状态却绝不可能最终实现的市场过程。曾经有过对社会“大爆炸”模型的讨论，这个模型使得在每一组历史环境中，知识和文明能够在人力所及的最大范围内，以一种协调和和谐的方式实现无限的增长。这得以实现是因为企业家的社会协调过程绝不会中止或耗尽。换句话说，企业家行为本质上意味着新信息的创造和传递，这种新信息必然会调整社会中每一行为者对潜在目的和手段的普遍感知。反过来这种调整又导致无数新的失调的出现，而这代表了新的企业家利润机会，也是企业家将要发现和协调的机会。如此这般，这个过程会一直延续。这是一个动态的、不会终止的过程，它不断地把文明扩散出去，推动文明的进步（协调的社会大爆炸模型）（Huerta de Soto, 1992: 78 - 79）。

因此，在基本经济问题的特征问题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坚决不同意新古典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研究动态的社会协调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当个体寻求他们认为与其所处的环境相关的目的和手段时，他们就不断地创造性地生产出了新的信息（因此信息绝不是“给定的”），这样，他们就在无意中启动了自发的协调过程。因此，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看来，根本的经济问题不是个别或整体的技术问题；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常常是这么认为，因为他们假定目的和手段是给定的，并且把经济问题完全看做是最优的技术问题。换句话说，对于奥地利学派，根本的经济问题不是已知约束条件下已知目标函数的最大化，而是相反，它的本质是相当实际的：目标和手段都不可计数并相互竞争，知识不是给定而是分散在不可计数的人的头脑中（他们不断无中生有地把它们创造出来），因此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现存的可能性和各种替代选择，也不可能知道每个人对它们渴求的相对强度，在这个时候经济问题才

会出现。

另外，我们必须认识到，企业家因素，即便在那些看上去完全是最大化或最优化的人类行为中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相关的行为者必须首先认识到这样一种呆板的、机械的和反应性的行为过程在他们所处的具体环境中是最有利的。换句话说，新古典方法只是更为丰富、更为一般化且对真实的社会能够作出更好解释的奥地利学派模型中一种相对不重要的特殊情况。

另外，奥地利学派理论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经常做的、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明确区分开来是没有意义的。相反，经济问题必须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问题来研究，而不应该区分微观方面与宏观方面。把经济学区分为“微观”与“宏观”是现代经济学入门教科书和手册的一个最典型的缺陷，这些教科书没有像米塞斯与其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一贯坚持的那样，从整体的角度处理经济问题，而是把经济科学区分为没有联系从而可以分开来研究的两个学科（他们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正如米塞斯明确指出的那样，这种区分源于使用诸如一般价格水平这样的概念，忽视了货币理论中主观的和边际价值理论的应用，并且是建立在经济学的“前科学”（pre-scientific）阶段之上，那时的理论家仍然试图用商品的总量或总量而不是它们的增量或边际单位来分析问题。这解释了这门不幸“学科”的发展，它以考察宏观经济总量之间假想的机械的关系为中心，而这些关系与人的行为之间的联系对它来说，即使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非常难以理解的（Mises, 1996: 400）。

无论如何，新古典经济学家已经选择均衡模型作为他们研究的核心，这一模型预先假定所有的信息都是给定的（以确定的或以概率的形式出现），并且不同的变量之间可以进行充分调整。从奥地利学派的视角看，这一充分调整的假设十分容易导致人们对不同的经济概念和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得出错误的结论，这也就是新古典方法的主要毛病。这样，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均衡就像一层面纱，阻碍理论家发现反映在经济规律中的因果关系的真正方

向。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家不满足于单向的趋势法则，而试图在不同经济现象之间找出相互的（循环的）函数关系，而现象之间关系的生成原因（人的行为）却没有被他们揭示出来或被他们认为是无关紧要的。

### 主观成本（奥地利学派经济学）vs. 客观成本（新古典经济学）

奥地利学派方法论的另外一个基本因素是纯主观的成本概念。很多人认为，这一思想可以毫不费劲地结合到主流的新古典范式中去。然而，新古典理论家把主观的成本概念结合到模型中只是一种“修辞”，结果是尽管他们会提到“机会成本”的重要性，但他们总还是以客观的方式处理它。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来说，成本是行为者决定采取某个行为时，他们赋予其所放弃的那些目标的主观价值。换句话说，不存在客观的成本，相反每一个行为者必须使用其企业家警觉去不断地发现所属环境中的成本。实际上，行为者可能未注意到很多其他的可能性，而一旦以企业家警觉发现这些可能性时，他对成本的主观理解便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因此，不存在决定目标价值的客观成本，而恰恰相反：作为主观价值的成本，是以行为者对他们实际选择的目标（最终消费品）的主观评价为基础的（因此也是由它决定的）。因此，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最终消费品的价格，作为市场中主观评价的表达，是促使行为者愿意生产这种产品的成本的决定因素，而非如新古典经济学家经常在他们的模型中宣称的那样，正好相反。

### 奥地利学派的文字形式主义 vs. 新古典的数学形式主义

对于经济分析中数学形式主义的使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看法并不相同。从一开始，奥地利学派的创立者卡

尔·门格尔就小心地指出文字语言的优势，即它能够抓住经济现象的本质，而数学语言则不能。在1884年写给瓦尔拉斯的一封信中，门格尔质疑道：“我们怎么能通过数学的方法获得对本质的知识，例如价值的本质、土地租金的本质、企业家利润的本质、劳动分工的本质、复本位制的本质，等等？”(Walras, 1965: vol. 2, 3) 数学形式主义特别适合表达新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的均衡状态，但是它不能把时间的主观认知，更不能把企业家的创造性考虑进去，而这两者都是奥地利学派理论家分析的基本特征。或许汉斯·迈尔(Hans Mayer)对经济学中使用数学形式主义的缺陷作了最好的总结，他写道：

本质上，在数学均衡理论的核心，有一或多或少被伪装起来的内在的幻象，这就是在联立方程组中，人们将在“生成—因果”(genetic-causal)序列上发生的非共时的维度都结合到了一起，好像这些是在同一时刻一起存在的一样。在静态方法中，事件的状态被同步化了，而在现实中，我们要处理的是过程。如果我们简单地把动态生长的过程“静态地”视为一个静止状态，那么正好将这一过程得以出现的那些因素给消除了。(Mayer, 1994: 92)

基于上述理由，奥地利学派学者发现，新古典经济学有关消费和生产的很多理论和结论从经济学角度看是没有意义的。其中一个例子是“价格加权边际效用(price-weighted marginal utilities)相等法则”，它是建立在非常不可靠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实际上，这一法则预设了行为者能够同时评价他们可支配的所有商品的效用，但是它忽视了这一事实，即每一个行动都是序贯发生的，是创造性的，并且商品不是根据他们假想的边际效用的均等同时作出评价，而是在不同的阶段和行为中一个接一个地评价，因为每一个商品所对应的边际效用不仅可能不一样，而且也可能不可比

较的 (Mayer, 1994: 81 - 83)。简而言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是不稳妥的，因为这一方法把从时间和企业家创造性角度看是异质的维度“同步化”了。出于同样的理由，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也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视为不证自明的理性假设没有依据。实际上，假如一个行为者更喜欢 A 而不是 B，更喜欢 B 而不是 C，但他们很可以更喜欢 C 而不是 A，而不会有损于“理性”或一致性，只要他们简单改变了想法（即便是在他们思考这个问题的百分之一秒时间内做出的）。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看来，常用的新古典理性假设混淆了“不变性” (constancy) 与“一致性” (consistency) 这两个概念 (Mises, 1996: 102 - 104)。

### 理论与经验世界之间的联系：不同的“预测”概念

最后，关于理论与经验世界之间的关系，关于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作出预测，奥地利学派与在欧洲各大学被普遍传授的新古典范式之间有着极为不同的观点。实际上，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来说，科学的“旁观者”不能获得主观信息，这种主观信息是“被旁观”的行为者—企业家（社会过程的主角）不断地以分散的方式创造和发现的，这一事实为他们的经验检验在理论上不可能这个信念提供了依据。实际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坚持认为，使计划经济在理论上不可能（我们将在第五章和第六章分析）的因素，正可以解释为什么经验主义、成本—收益分析以及严格意义上的功利主义在经济学中是不可行的。另外，无论是科学家或是政治领导人，他们想各自获得至关重要的实践信息，来证明理论或是通过命令来实现协调，都是徒劳的。假如这种信息能够被获得，那么它既可被用于通过强制的命令协调社会（在计划经济和干预主义中常见的社会工程），也可以被用于经验地证明经济理论。然而，从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的视角看，计划经济理念以及实证主义理念或严格的功利主义理念都是站不住脚的，理由如下：首先，所牵涉到

的信息量巨大；其次，关键信息的特征（分散的、主观的和隐含的）；第三，企业家过程的动态性（不可能传递企业家在其持续创新过程中还没有生产出来的信息）；第四，强制和科学“观察”的影响（它将扭曲、腐蚀、阻碍或甚至排除了企业家的信息创造）。

正是这些观点——后面讨论计划经济经济计算大辩论的历史时，我们要作更详细的分析——也可以支持奥地利学派的这样一个信念，即在经济学中，特定的预测（也就是那些具有具体的经验特性的、涉及具体协调时间和地点的预测）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明天发生的事件，在今天不可能科学地知道，因为它们所依赖的知识和信息还没有被创造性地生产出来，因此也就不能为人所知。因此，在经济学中，我们至多只能做出一般性的趋势预测，哈耶克称之为“模式预测”（pattern predictions）。这种预测只能是定性的、理论的，并且至多它们能够预测由于对市场施加了制度性强制（计划经济与干预主义）而产生的误调整（maladjustments）和失调（discoordination）。

另外，我们必须记住，在外部世界中没有直接可观察的、客观的事件。根据奥地利学派主观主义的思想，经济科学研究的对象只不过是他人持有的关于他们做什么以及他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的思想而已。这种思想绝不具有直接的可观察性，但是可以用历史术语解释。要解释历史性的社会现实，我们必须首先要有理论，必须作出非科学的中肯判断（理解）。这一判断不是客观的，一个历史学家与另一个历史学家之间的判断可能大不相同，这使得历史学科成为真正的艺术。

最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坚持认为，经验现象持续变化，因此在社会事件中没有参数和常量，而只有“变量”，计量经济学的传统目标和任何实证主义方法论方案（从最天真的证明主义到最复杂的波普尔证伪主义）即使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难以实现的。与新古典经济学实证主义思想相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试

图用一种先验的、演绎的方式构建他们的学科，简而言之，基于不证自明的知识（如人类行为的主观性的公理，这个公理的本质要么是通过科学家的内省和个人经历而被把握，要么被认为是不证自明，因为没有人能够对此进行驳斥而不自相矛盾），建立一个完备的逻辑演绎推理的“武器库”（Hoppe, 1995; Caldwell, 1994: 117 - 138）。

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看来，假如我们想对明显不相联系的构成社会世界的大量复杂历史现象作出适当的解释，或者编撰过去的历史，或者定义未来的前景（这是企业家的使命），并力求至少取得最低程度的一致性、安全性和成功几率，这个理论的武器库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通常非常看重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学，并且努力试图把它和经济理论既区分开来，又适当地联系起来（Mises, 1957）。

哈耶克使用“唯科学主义”（scientism）来描述不恰当地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中去（Hayek, 1952a）。在自然界，存在常量和函数关系，这使得使用数学语言和在试验室中做定量实验都是可行的。然而，经济学与物理学、工程学和自然科学不一样，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学中不存在函数关系（因此，没有供给、需求及成本函数，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函数）。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数学中，根据集合理论，一个函数只是定义域和值域两个集合中元素的对应法则。考虑到人类天生的创造性能力，他们在一系列具体的环境（在其中，他们确定要追求的目标，并寻求他们认为可获得的手段来实现这些目标）中会不断地生产和发现新的信息，那么显然在经济学中，函数关系的三个要件都不会出现：首先，定义域中的元素既不是不变的，也不是给定的；其次，值域中的元素既不是不变的，也不是给定的；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定义域和值域两个集合中的元素的对应法则不是给定的，相反，作为人类行为和创造性能力的结果，它们是不不断变化的。因此，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科学中，使用函数所要求的

信息不变的假设完全抹去了每一个社会过程中的主角：拥有天生的企业家创造能力的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一大贡献是，它已经证明运用逻辑，同时也把时间和创造性的概念（人类行为学）引进来从而建立一整套的经济理论是完全可能的；也就是说，不需要使用任何函数以及与人的创造性特征不相符的不变假设，毕竟人才是社会过程的真正主角，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

即便是最著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存在不能被经验验证的重要经济学法则（如演进理论和自然选择理论）（Rosen, 1997）。奥地利学派理论家特别强调经验研究不足以刺激经济理论的发展。实际上，经验研究至多只能提供一些与真实社会过程已经产生的结果的某些方面相关的、具有历史偶然性的信息，但是却不能提供有关那些过程正式结构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正是经济理论研究的对象。换句话说，统计和经验研究不能提供任何理论知识。（信奉相反立场的观点，如我们将在后文看到，正是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所犯的错误的，也是今天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大量重复的错误。）另外，如哈耶克在他的诺贝尔奖获奖致辞中明确指出的，统计意义上可测度的总量往往不具有理论用途，而很多在理论上至关重要的概念也不能被测度或作经验处理（Hayek, 1989）。

## 结论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批评，同时也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有以下这些：首先，通过（假定经济主体关于目标函数及其约束条件所需的信息都是给定的）最大化模型，新古典经济学只关注均衡状态；其次，新古典经济学经常人为地为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选择变量和参数，这样，他们往往就把最明显的因素包括在内，而忽视了其他尽管重要却更难经验处理的因素（如道德价值、习惯、传统以及制度等）；第三，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是均衡模型，这一模型用数学形式主义

处理真正的因果关系，反而把这种关系掩盖了；第四，新古典经济学只把对历史事实的解释提升到理论结论的层次，这种解释可能在某些具体的场合有意义，但是不能认为具有普遍的理论效力，因为它们反映的只是历史偶然性的知识。

以上的评论并不意味着新古典经济学迄今的所有结论都是错的，相反，它们当中的一大部分可以被恢复并认为有效。奥地利学派理论家只不过希望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结论的有效性是不能保证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倡导的动态分析提供了一种达致那些有效结论的更确切也更有成效的方法。另外，动态分析的一个优势是可以把（数量众多的）不可靠的理论分离出来，因为它揭示了根植于均衡模型——主流经济家用它构建理论——的经验方法所掩盖的缺陷和错误。